

<<吉陵春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吉陵春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106581

10位ISBN编号：7208106584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李永平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## 前言

简体版序 一本小说的因果 李永平 一九七六年秋天，我，来自南洋的一个浪子，结束了在台湾大学的游学生涯，告别栖身九年的宝岛，又动身上路，这回一路漂流到新大陆，机缘凑巧落脚于美国东北的奥伯尼市，看到了生平第一场雪。

顶记得，那是秋末一个傍晚，我拎着书囊，从就读的州立大学文学院走出来，猛抬头，看见天色突然沉黯，纽约州中部平野上蓦地飞起一天白絮，蹦亮蹦亮，好似亿万个小精灵，结伙游荡在空中，只顾互相追逐嬉戏，闹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，纷纷降落到城中户户人家的烟囱上。

刹那，整座大学城就给覆盖上了一层瑞雪，白皎皎悄没声。

那年大雪来得特早！

瞧，城外那一林子枫树兀自展示着浑身的红妆，这当口，仿佛突然被放了一把火，哗啦哗啦火烧火燎，迎着朔风，朝向西天一滩淤血似的残霞，不住招飘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。

从校门口望去，好不灿烂壮烈。

来自赤道的浪子，这下可看呆啦，眺望了好久好久才背起了书囊，迈步走进一镇暮霭炊烟中，踩着满地碎雪，跋涉在放学回家的路途上。

市郊住宅区四下阒无人声。

囊，囊。

浪子边行走边侧耳倾听自己的步履声。

霎时间，偌大的一个市镇，仿佛只剩得他一人在外独行。

雪下得密了。

整座奥伯尼城给笼罩在漫天飞絮中，转眼隐没，天地间浑白一片，只看得见街道两旁成排枫树梢头，家家屋顶上，柴烟袅袅。

不知哪一家传出小姑娘呼唤狗儿的声音：“黑皮不要叫，乖，赶快回家哦！”

南洋浪子把茄克领口紧紧扣上了，缩起脖子，顶着刺骨的北风，踩着人行道上越积越厚的白雪，一脚高一脚低，蹭蹭走过布坎南街两旁一幢一幢黯沉沉、驮着雪堆、只阁楼窗口亮晶晶、透出两框子鹅黄灯光的木屋。

囊，囊。

一路走，不知怎的一路只顾回忆起二十年前，他孩提时代，发生在赤道丛林中的往事。

北美洲满天飘雪中，那圣诞节图画般宁谧、美丽、白皑皑的奥伯尼镇上，鬼魅似的，阴森森色彩绚烂的一个意象，倏地冒出来，浮现在浪子眼前：南天大海，日头炎炎。

婆罗洲那苍苍莽莽地平线上一颗火球下，一个老婆婆，身穿客家妇女黑布衫，耸着满头花发，弓着背驮着个红布包袱，独自个，行走在雨林中一座闹哄哄人头攒动的市集上，从街头走到街尾，从镇内走到镇外，不知在哪里歇息一晌，又顺着原路，穿过巴刹慢吞吞地走回来。

日复一日。

朝出晚归…… 这个孤单的老妇人，怎么会流落在赤道海岛上？

她从何处来？

往哪里去？

她背上那个鲜红的沉甸甸的包袱，里头装着什么东西，隐藏什么秘密？

她有没有亲人？

无可考。

记忆中从不曾听大人们谈起这件事，仿佛那是一桩罪孽，不可公开谈论。

只记得有一回坐在庭院中喝茶讲古，父亲说溜了嘴，提到“刘老娘”和她的儿子“刘老实”，还有一个苦命的童养媳。

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那媳妇儿的名字，就看见我妈抛过来的眼色，立刻闭上嘴巴，悄悄回头望了望身后，不吭声了。

小时候住在英属北婆罗洲，沙捞越邦首府古晋市，平日上学途中，或放学后在街上游荡，时不时就和这老婆婆迎面相逢，擦肩而过：有时在市中心的印度街；有时在太阳下血腥弥漫、苍蝇飞绕的河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滨市场；有时在市场旁那条——儿童止步！

——黑魆魆，人影飘忽，大白天一蕾蕾红灯闪烁，呻吟声四起的私娼胡同；有时在大伯公庙山门前（久违了，慈眉善目笑眯眯的大伯公，客家人的守护神）；有时在市郊那纸钱四下飞扬、孤塚藁藁的华人坟场……老婆婆一直低垂着眼睛，望着地，对周遭的事物不瞅不睬，只顾弯着腰驮着她的包袱，走她自己的路。

她那干瘪的小身子伛偻着，无声无息，一步一蹭蹭，踽踽独行在酷暑天，艳阳下，古晋市那满城雪似灿白的天光中，一条游魂也似。

后来有一日（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吧），她老人家忽然没出现。

从此，城中街道上，熙熙攘攘巴刹中，再也不见她的身影和她那个红包袱。

整个人，神秘地，被婆罗洲的毒日头蒸发掉了，不知所终。

往后，老婆婆的红包袱就一直潜伏在我心底，冤魂不散，时不时，倏地从我梦境中窜出来，逗弄我一番，随即又如鬼魅般消失不见。

如此过了六年。

高中毕业了，我离开婆罗洲到台湾升学。

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，在恩师颜元叔教授鼓励和指导下，我开始学习写小说。

《拉子妇》、《围城的母亲》、《胡姬》……这挺青涩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“支那人”为主题，在台湾发表，颇受宝岛文坛人士的喜爱和好评。

这些充满热带情调、南洋风味的作品写的，全都是婆罗洲的人物和故事，全都跟我的童年记忆有关，奇的是，其中竟没有一篇提到“刘老娘”和她的红包袱，更没有一篇以她为主人翁，讲一则完整独立的故事。

仿佛在我心中，我早已忘记这个强烈的、血似鲜明的、在孩提时代曾深深震撼我心灵的图像。

我并没有忘记。

如今回想，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。

莫非因缘未到？

写刘老娘故事的时机，还没有成熟？

留台九年后，我又“负笈”上路了。

这回是前往纽约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

深秋的黄昏，背着书包迎着初雪，行走在放学回家的路途上。

走着走着，毫无预警地，婆罗洲古晋城的老婆婆耸着一头花发，弓着腰，驮着红包袱，骤然从我内心深处那个昏晃角落蹦出来，静悄悄，现身在离乡万里的北美洲，那风雪夜里，一座圣诞夜般宁谧的城镇。

老人家一径低着头，垂着眼睛，拐着一双穿着唐山绣花鞋的小脚儿，蹭蹭在雪地上，好久，没声没息，自顾自地慢吞吞行走在我前方。

“见鬼了！”

怎么会在这个时候、这种地方，突然想起了这个老婆婆？

她肯定已经过世多年，在婆罗洲丛林中，化成一摊爬满蚂蚁的白骨了……”浪子心中嘀咕。

“待会儿见到琼安，得跟她讲这件童年往事，听听她的想法。

”浪子踩着路上的积雪，朝向琼安居住的托克威尔街，一路跋涉过去，边走边说梦话般喃喃自语：“琼安，班上的美国女同学，聪慧的法文系学生，研究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。

她听了我的叙述，也许能够从这个孤伶伶，背着个布包，漂泊在南中国海一座丛林岛屿的老妇人身上，有如侦探般，嗅出一些端倪，找到几条线索，甚至看出一则震撼人心的故事来呢。

”那雪下得大了。

整座奥伯尼城，沉陷在纽约州十一月这场突如其来的初雪中，白茫茫静悄悄。

呜汪呜汪——不知哪里传出狗吠声，嗓子越拉越长，凄凉得紧。

走着走着忽地万籁俱寂。

风停了雪止了，浪子觉得偌大的北美洲霎时间回归到了太初时期，原野上杳无人迹，蹬蹬蹬，只有他这个来自南洋热带雨林的人，背着书囊踽踽独行。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一路走，不知怎的，他心中一路兀自思念婆罗洲大日头下，白灿灿阳光中，一条幽魂般，驮着红包袱来回行走在古晋城里、大巴刹上的客家老婆婆。

北美洲的夕阳，燃烧了一黄昏，终于坠落在地平线外。

枫林中只听得群鸦呱噪。

天际那滩残霞，早已凝结成一抹血。

天黑，风起，哗啦啦呼啦啦，整个镇甸给卷入了那一漩涡又一漩涡满山遍野追逐、嬉戏的火红落叶中，暮一看，好似满城下起了血雨。

镇尾，州大研究生聚居的托克威尔街尽头，风雪中一盏路灯朦胧。

阁楼窗口，琼安点亮了灯。

\* \* \* “金陵”是个象征，“春秋”是一则语言。

《金陵春秋》这本书讲的是报应的故事——那亘古永恒、原始赤裸的东方式因果报应，在我的童年十七，在我出生、成长的那座赤道岛屿，曾经蛊祟一整个支那城镇，造成一镇人心惶惑不安，延续数代之久。

这是琼安给的提示。

那晚在北美洲枫林小镇，风雪阁楼中一盏台灯旁。

一言点醒迷惘的浪子。

于是，那年在纽约州立大学，我边攻读硕士学位，边着手写作“金陵”系列小说的第一篇《万福巷里》。

这桩奇妙的、带着些许灵异色彩的因缘，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记述过。

如今，趁着《金陵春秋》在大陆出版，再次回溯这本书的创作历程，有一件事依旧让我困惑不解。

《万福巷里》的初稿写得极快速。

那光景，就好像我心头的一根“闷”，唳地被琼安拉开了。

多年来孕育在我内心，却一直被禁锢在阴暗角落、见不得天光的那个故事，登时便如同一潭决堤之水，哗啦啦汹涌而出：金陵镇有一条后巷叫“万福巷”，住着开棺材店的刘老娘母子。

阴历六月十九日，观音菩萨诞辰，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迎神赛会上，刘家小媳妇，美丽的长笙，在一镇百姓和香客注视之下遇劫，当晚上吊死了……一连三天，通宵不寐，我坐在宿舍窗下一盏灯前，面对窗外一轮皓月下，奥伯尼城那白雪皑皑、宛如圣诞平安夜的景色，边喃喃自语，边发狂似地书写。

完成了万把字初稿，得意洋洋，将三十张四百格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，摊开在灯下，朗声诵读一遍。

我愣住了。

这便是我要写的南洋故事吗？

这个“金陵”，我在小说中描写的城镇，和镇上那条“万福巷”，我的女主角遇劫的地点，怎么看，可都不像我的故乡婆罗洲呀——不像我在孩提时代，目睹一个白发老婆婆背着红包袱，日复一日，来来回回，独自行走在毒日头下的那座丛林城市，古晋。

咦？

“马华作家”笔下的热带情调，南洋文学中必会出现的蕉风椰雨、甘榜巴刹和纱笼女郎，在我这篇小说中，怎么全都不见了踪迹呢？

说也离奇，我笔下的金陵镇，和居住在镇里的那群“金陵人”，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情感，倒让人联想到清末民初时期，中国南方某省、某县的一个村镇——我这一辈子还不曾回去过的“唐山”。

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龙应台女士评论《金陵春秋》的文章，便是以《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》为题目。

）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从一开始，我就打定主意，要写一则曾让我刻骨铭心的童年往事呀。

那是发生在婆罗洲烈日下，闹哄哄巴刹中，阴魂般一路追缠我，跟随我来到万里外的北美洲，现身在风雪夜里的一桩冤屈。

写作过程中，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岔子，以致阴差阳错，这个南洋故事竟变成了一则古老唐山传说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当下，我的错愕和困惑可想而知。

于是那一整个漫长的冬季，有如一条游魂，我时时背着书包，踟躅在奥伯尼城的茫茫雪地上，搔首苦思，口中呢呢喃喃，试图给这个诡谲的创作现象——书写过程中某种神秘、不知缘由的蜕变——找出个道理来。

只是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情急之下我甚至发起狠来，拿支红笔，把整篇小说彻底修改三次，将遗失的蕉风椰雨、甘榜纱笼等热带意象，一古脑儿，塞回故事中，费了老大的劲，给刘老娘的媳妇长笙在迎神夜遇劫的悲剧，添上浓浓的赤道海岛风情。

然而，却不知怎的，改写后的《万福巷里》读来总觉得不对劲。

初稿中那股强大的力道——那赤裸裸、不经修饰、近乎原始的东方式因果报应——经过蕉风椰雨一洗礼，莫名地被冲散掉了大半。

长笙的冤屈和金陵镇的罪孽，于是，变成了一则浪漫凄美、充满异国情调的南海传奇。

无可奈何，我只好厚着脸皮又去找我的美国同学琼安，请求再次指点迷津。

琼安听了我的诉苦，只笑一笑，问道：“永，你写这篇小说是不是出于真心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望着灯前琼安那两只湛蓝的眼瞳，使劲点头，‘百分之百的真诚。’”

“好。”

你就遵照你内心的指示，大胆、放心写吧。

不要管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婆罗洲，还是在中国——你口中的‘唐山’——甚至实在美国。

你要写的是一则具有宗教意味的道德寓言，一个永恒的报应故事。

永，对不？”

“好琼安，一言点醒痴迷人。”

是的。

写小说没啥秘诀。

真诚就是力量。

当下告别琼安，我冒着那年冬末最后一场大雪赶回宿舍，拿出《万福巷里》的二稿、三稿和四稿，丢进壁炉里，一把火烧掉。

刘老娘婆媳俩的故事，恢复了本来的阴暗悲惨面目。

这才是我心目中的“金陵”。

那年春天，给金陵小说的第一篇定了稿，也给整个系列的风格定了调，心中再无犹豫，便着手写作系列第二篇《日头雨》。

水到渠成。

这回可是文思泉涌啊！

完成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业后，我转往美国中西部，密苏里州，进入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，功课繁重，只能挤出一点点时间，写了三篇金陵小说。

一九八二年，结束在美国的六年留学生涯，回到台湾，到高雄市中山大学任教，边教书边写作。

一九八六年，终于完成这一系列——四卷、十二篇——环环相扣，以“红包袱老婆婆”为中心人物所发展出来的寓言小说，在台北结集出版。

书名叫《金陵春秋》。

想不到，这本书问世后，在台湾文坛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。

一时间学者纷纷为文，对它赞美有加。

譬如哈佛大学教授、现代中国小说专家王德威博士，就特别欣赏《金陵春秋》的艺术结构，称它为一个“小规模奇迹”。

譬如龙应台女士。

那时她刚从美国学成回来，意气风发，右手写杂文，痛陈台湾社会种种怪现象，出了一本《野火集》，以燎原之势烧遍宝岛；左手写文学评论，将当时台湾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小说家和重要作品，逐一点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名批判，撰写一系列文章，汇集成《龙应台评小说》一书，文笔之凌厉，针砭之不留情面，引起文坛大师一致侧目。

说来也是缘分，龙女士却独独钟情于《金陵春秋》，为它写一篇专论，开宗明义就说：“总算盼到了一本真正好的小说。

《金陵春秋》像一颗坚实灿烂的宝石，在一大堆玻璃珠、塑胶珠中沉静的闪着幽光。

” 还有余光中老师。

他以诗人身份，破例为一本小说写序，将《金陵春秋》比喻为一朵“十二瓣的观音莲”。

对当时台湾流行“恶性西化”的中文，感到痛心疾首的余老师，特别表扬这本小说的文字：“《金陵春秋》的语言最具特色，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，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，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……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、生硬、冗长……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，长短相宜，活泼而有变化……他的语言成分里罕见方言、冷僻的文言、新文艺腔，却采用了不少旧小说的词汇，使这本小说的世界自给自足地定位于中国传统的下层社会。

” 对一个初出道、年方三十许的小说家来说，文字能得到台湾诗坛祭酒的赞许，可是一个大大的鼓舞呢。

更让大家惊讶的是，这本出自一个“侨生”之手的小说，竟一举夺下当时台湾两大报的文学奖：

《日头雨》获《联合报》小说奖首奖；《金陵春秋》赢得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小说推荐奖，后来还闯入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选的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。

着实风光了好一阵子哩。

《金陵春秋》，在台湾文坛被看成“一个异数”的小说，问世迄今二十五年了。

作者也由一个惨绿少年，迈入“高堂明镜悲白发”的晚年。

这个年轻时自我放逐、栖身宝岛倏忽四十年的南洋浪子，盼啊盼，总算盼到两岸关系解冻，开放交流，他的作品终于可以正式的、堂堂的在神州大陆——在外漂泊多年的“游子”，心中念兹在兹的“唐山”——出版了。

国内的读者，初次接触这本出自一个华侨子弟的手笔，讲一则南洋故事，却使用纯粹的中国语言和象征，充满浓浓的“唐山”风味，读起来，既陌生又熟悉的小说，想必会有一番不同于台湾读者的体会和感受吧！

为了保持这本书的本色，大陆简体字版的排印，完全依据了一九八六年九月的台湾修订版，一字不改（除了几个印错的字），以纪念当年，浪子在北美洲一个风雪小镇上写作《金陵春秋》时，所发生的那一桩奇异的、美妙的因缘。

二〇一一年十月 写于台湾淡水镇观音山下

## <<吉陵春秋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吉陵春秋》写的是不知神州何处的一个小镇——吉陵，镇上有一条烟花巷唤作万福巷。娼寮聚集中却有一家棺材铺子，女主人长笙素颜白衣，如污泥中的白莲，却不知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。

六月十九迎神夜，全镇人在巷口看迎神，泼皮孙四房起歹意乘机作恶，长笙被辱自尽，丈夫刘老实发狂杀了孙四房的相好和老婆，银铛入狱。

后报载刘老实越狱，吉陵镇上便谣传他要回来复仇。

长笙被辱当日谁人没有罪？

风声鹤唳，人人疑神疑鬼，说是长笙的冤魂白昼作祟，复仇者坐在苦楝树下等人…… 《吉陵春秋》全书以“十二瓣观音莲”的方式，用十二个互相联系的篇章将这个中心场景补全和升华，将读者的心一直提着到最后都不得解。

## << 金陵春秋 >>

### 作者简介

李永平，1947年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。  
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，留系担任助教，并任《中外文学》杂志执行编辑。  
后赴美深造，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、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。  
曾先后任教台湾中山大学、东吴大学、东华大学。  
著有《婆罗洲之子》《拉子妇》《金陵春秋》《海东青：台北的一则寓言》《朱鹁漫游仙境》《雨雪霏霏：婆罗洲童年记事》《大河尽头》，并有译作《大河湾》《幽默国度》《纸牌的秘密》《道德剧》《尽得其妙：如何读西方正典》《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》等。

《金陵春秋》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英译本于200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大河尽头》上、下卷分别入选2008、2010《亚洲周刊》十大华文小说，并荣获第三届“红楼梦奖：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”终审团奖。

其他作品曾获时报文学推荐奖、联合报小说奖、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。



<<吉陵春秋>>

书籍目录

简体版序 一本小说的因果卷一 白衣万福巷里日头雨赤天谣卷二 空门人世风情灯十一这个娘卷三 天荒蛇仇好一片春雨荒城之夜卷四 花雨大水思念满天花雨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万福巷里 见过的人都说她长得好，可是，那个时候，没有人知道，那样清纯的美会变成一种诅咒。

长笙嫁人时，才十六岁，好像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嫁给那刘老实，开棺材店的。

多年后才听说长笙小时候吉陵镇发生了一场霍乱，她一家人，没逃过这一劫。

好心的邻里慌忙拿来几张草席，把她爹娘和两个兄弟的尸身给包扎了，掇出后门，就要抬到镇外去埋。

刘老实的母亲，刘老娘，赶了过来，看见长笙小小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大街哭，便舍了两口大棺，两口小棺，把长笙带回万福巷的棺材店里，养了六七年，做了她的媳妇。

万福巷，原不叫这个名字。

县仓才盖起来时，东边墙下那一条泥巷还叫田鸡弄，另一边十来间的一排店铺，各行各业，都很整齐，居中的，便是刘家开的棺材号。

刘家老店先前原是一间寻常的木匠铺子，附带做几口棺材。

县仓落成了，几年间，吉陵镇热闹起来，刘老实的父亲才歇下了家私生意，专门卖棺材，铺子里，平时总是停着五六口高头红漆大棺。

他们这一家的先代传下了一个规矩，既然做了这行，阎王脚下，讨半碗饭吃，平日少不得积些阴德，太平年里，一年总要舍上四五口好棺。

后来有个军阀的小跟班驻进了县仓，靠田鸡弄那一排栈房，做了侦缉队部。

弄里的人家，常常看见黑带血的污水流出墙外臭水沟里，招来一群又一群的青头苍蝇。

军阀走了，好几年，一条弄子到处嘤嘤嗡嗡，正当生意人买卖都做不下去了，一家跟着一家静静的搬走，不久传说，县仓闹了鬼。

两年下来守在弄里不肯搬的，只有那一个飘零一身的中年算命先生。

刘老实的母亲，问遍了镇上，没有一个商家愿意跟棺材铺子为邻的，只好带着儿子媳妇俩，守住了老店。

下午六点钟，紧紧闭上了铺门。

后来有一个罗四妈妈，不知哪里，带来了几个娼妇，悄悄的就在弄子里租下了一个铺面。

那几年，铁路通了，正赶着南货大批北销，红椒行情，一日三涨，山坳里的男人有了几个余钱，一个个瞒着家中妻小，上镇来快乐，才多久，一条田鸡弄开起了十家娼馆来。

镇上首户曹家堂是这条巷子的业主，曹老太爷，嫌田鸡弄名字难听，便陈情县政府改成了万福巷，讨了个口彩。

这刘老实天天尙在黯沉沉的店堂里，低着头，一刨，一刨，打造着棺材。

巷里走动的人，他也不睬。

傍晚吃过了饭踹到万福巷来睃望的闲人渐渐多了，一条巷子的娼门，檐口下，点起了十盏红灯笼。

娼妇们，搽脂抹粉的笑出屋来站到了门槛上，一面剔着牙签，一面勾起了眼，瞅着她们家门口睃睃望望的男人。

刘老实一声不响收了市，叼着烟，慢吞吞把一块块门板嵌回了门上。

鸡啼大五更，巷里，人声静了，一两个过夜的客人红着眼睛铁青着面皮，钻出了娼户，躲开那一团扎眼的水红日头，沿着墙根儿急急走出了万福巷口。

刘老实这才拔下了门插子，一块一块，卸下门板，泡一杯热茶，点根烟，刚刚地刨起了棺材板来。

满镇人家，炊烟四起。

六月十九！

这一天那算命先生一早开了馆，端起一盅茶，慢慢踱到了棺材铺门前，瞅着刘老娘把两张红招纸贴在檐柱上，笑嘻嘻，说：“你老人家，又大发善心啦。

”刘老实早已叼上了一根烟，头也没抬，一脚，踩上棺材板，自顾自就刨了起来。

算命的端详着他，咳了两声走到巷心上，一口浓痰呸的吐进县仓墙下那条臭水沟里，嗽了一口茶，慢慢又蹭回自己店门前，抬头看了看白市招上八个黑字。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我是山人 批算流年 他摇了摇头，呆了半天才一脚跨进了门槛里，在门口那张台子后，坐下来；架起老花眼镜，随手翻开了那一部脱了线的西游记。

雪月梅花三白夜 酒灯人面一红时 棺材店左邻，满庭芳，两扇红漆小板门，咿啊开了。一个妇人顶着鸡窝似的一堆头发，抱着个搪瓷盆蹩跨出了门来。

哗喇喇一声，半盆血水，泼出了巷心上。

她攒起眉心，咬着牙望了望瓦檐上的一团水红日头，慢慢走到墙阴下，往那臭水沟里干呕了起来。

两只奶子，搭在手里，呆呆的蹲了一回才挣红着脸，撑起了膝头。

“要命的哟！”

”满庭芳那两扇板门洞又是一声咿啊，一个坳里人模样的中年男人，低着头，走了出来。

堂屋里小小的一座观音神龛，红幽幽的闪亮着两盏佛灯。

妇人端起了水盆，抢上两步，沉着脸，把肉颤颤的一胴身子堵在他面前。

“怎么！”

就走了？”

” “春红姐，下回进了镇我再来刨你吧。

” 春红撩起眼角，勾着他，爱笑不笑的龇开了一口亮金牙。

坳子佬讪讪的就笑了起来，四下里，望了望，把手一掏，不声不响在她那一条肥白的膀子上恶狠狠地拧搽了一把。

“馋痨！”

”春红瞅住了他，一咬牙笑骂了起来。

那男的便低下了头，觑个空，从妇人膀子底下一头钻出了门来，穿过巷心，沿着墙根子慌急急的朝巷口走了出去。

春红看了看那膀子，淤了好一块，呆了呆，往掌心上呸的吐了泡口水，只管揉了起来。

抱起水盆子前脚才跨进门槛，隔壁那刘老实喝过了一杯茶，刮刮地，又刨起棺材板。

春红眉头一皱，心头烦躁了上来，乜了一眼。

“黑无常，触霉头，一天到晚，刨棺材！”

” 天还没交正午，十一点钟，那一团日头白灿灿地早已泼进巷心。

沟里的血污，蒸热了，只见一窝一窝的青头苍蝇绕着满巷子，兜啊兜的，嚯嚯嗡嗡了起来。

从巷口到巷尾那一家家娼门子，咿啊，开了，各户的龟公佝着背掇出了一桶桶的垃圾，往檐下一贯，两口烟痰吐到了巷心上，一回身，钻进了各自的门户里。

一辆骡车，慢吞吞，踢跹进了巷口。

那个收破烂的赶着苍蝇窝攀下了车来，抱起一口一口黑油油的竹桶子，一声不吭，朝车上撵了过去。

车上那个赶骡子的，一面接，一面吃吃的笑道：“好兄弟！”

手脚放轻点，不好吗？”

阿姨用过的草纸你都拨到了我头脸上来啦。

”春红打着哈欠，端了个漱口杯刷着一嘴金牙，蹬蹬地，跨出了门槛。

听见了这话，咬咬牙，在檐口日影里俏生生站住了，勾起眼睛，睨了赶车的一眼，笑吟吟说：“昨天晚上你姐姐我身上不方便啊，血娘子来了，不想做生意，偏那个害了色痨的坳子佬，口口声声，只要你姐姐！”

他不嫌，你这个垃圾佬，嫌起你亲姐姐来了。

好兄弟！”

我想你啊，尝尝阿姐的亲口水。

”一杯漱口水就泼喇喇地照头涮了过去。

刘老实的母亲，刘老娘，听见了骡车踢跹声才慢吞吞佝着腰掇出了一桶垃圾，走出门来。

春红看见了，眼皮一翻，望望天，蹩起一身白油油的肉堆子扭走回自己门里。

那赶车的哈哈大笑甩起了皮鞭子，叭哒一声，蹿出了巷口。

春红又倒过了一杯温水，站出门来。

一条巷子十来家都开了市，娼妇们盘着一窝子乱蓬蓬的头发，打起连天响的哈欠，走出了屋，一扭腰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，靠到了门框上。

只见一张一张嘴巴子红艳艳的龇嘻开来，娼妇们一边刷起了牙，一边隔着门户兜搭上了闲话。长笙挽着篮子，一身素底碎花的衫裤，日头底下，亮了一亮，走出了棺材店来。

娼门上的女人，一时间，都停了粗口。

刘老实一刨子又一刨子刨着棺材板，眼睛一睁，洞亮亮地，两撮鬼火儿似的，也抬起了头。

十几双眸子静瞅着长笙一路走出了万福巷口。

满庭芳一个小娼妇，十六岁，叫秋棠的，一时看得痴了，把含在嘴里的牙刷狠狠地一咬，叹出一口气。

“那一身细白！”

“日头也晒不黑的。”

“青罗院门口那一个中年娼妇漱了口水，朝巷心一喷，接口说。

第三个，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“刘老娘年年六月十九，施舍棺材。

“积了德。

“给儿子讨来——” “好媳妇！”

“算命先生啊。

“说她那个相，长得好。

“只可惜！”

“身上单薄了些。

“不像个——” “生孩子的哟。

刘老实跨在棺材板上，听见了，一声不吭，把桧木板上一堆香喷喷的刨花，刷地，往地上一拨，点起了一根烟。

门外，春红冷笑了一声：“一条黑炭头，趴在她身上！”

“青罗院门槛上那两个娼妇刷过了三遍牙，把一口水含在嘴里，咕噜了大半天，一口一声，说：

“春红姐，我说。

“你身上呢也算一身白了。

“不能比的。

“人家身上的——” “新鲜啊。

“男人哟！”

“就喜欢春红姐身上的那一身白膘。

“昨天晚上那个坳子佬——” 春红牙齿一咬，手一甩，半杯漱口水白花花泼到了两个娼妇脸上。

刘老实眼睛一睁就跨上棺材板，把半截烟，撂了，拿起刨子又在木头上一前一后刨刨刮刮的推刨了起来。

长笙挽着菜篮子，日头下，走回家来，那一身水绿水绿的小花，眨亮眨亮地。

娼妇老鸨早已吃过了中饭站在门槛上，手里一根牙签，眼勾勾的，剔着牙。

店堂里刘老实抬起了头，远远地守望着他的小女人儿走进了巷心。

满庭芳门口红灯笼下春红坐在一张藤椅里，捧着一杯热茶，一小口一小口只管啜着，眼皮也没抬，冷冷说：“你老是跟着她，做什么？”

“孙四房在她跟前站住了，叉一叉腰，瞅着刘家的跨进了棺材店门槛，涎起了脸来：“刚吃过了饭，一个人闷喝了小半瓶五加皮，满身火烧火燎，燥得难受。”

“这孙四房柔笑吟吟地摸出了一块花绢小手帕，抹了抹额头上的油汗。

春红一咬牙，也不吭声，那大半杯热腾腾的香片就往巷心泼了出去。

“吃了酒，你不会去挺尸？”

“孙四房愣住了，笑了笑，一双血丝眼睛只管睇着门里那一个十六岁的小娼妇，半晌才说：“一个人，有什么睡头！”

“春红把脸一抬。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“棺材店那口子，等着你。

”孙四房笑了，一张铁青面皮慢慢的沉了下来，手一翻，拶住娼妇的膀子，硬生生地拖扯出了藤椅。

“欠刨的婊子！

我三天没来，你嘴洞里就生了蛆。

”春红站稳了身子，瞅着他，把手一摔，揉了揉膀子。

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脸翻得快。

”孙四房笑讪讪的就眨了眨眼。

春红一皱眉头吃吃地嘻开了一口金牙来，朝隔壁棺材店里，努了个嘴。

“当心！

这黑面无常会把你的魂儿拘了去。

”孙四房登时放下了一张笑脸，挨近身，往娼妇两只奶子上，狠狠地，拧了一把。

“我只想在你身上，刨上一刨啊。

”春红听了，脸上一红，呸的一声把叼在嘴角的牙签啐到了檐口下。

“死人！

把我比作什么哟？

”一扭头撇颠起了那满身的白膘，闯进门里。

过了半支香，春红一身汗漉漉的，蹙起眉心，捧着一个搪瓷水盆把孙四房送出了门来。

三点多钟那刘老实早已跨下了棺材板，收起刨子，把满地的桧木刨花屑扫了扫，叼上一根烟。

孙四房低着头，钻出了门，在檐口灯笼下呆呆站住了，觑起眼睛来望了望巷子对面对面县仓屋顶上，荒落落，好一片灰瓦。

春红看了看日头，白炯炯地也分不清是一个还是两个，滴溜溜，只管在天顶上，兜个不停。

心神一晃，齜着牙从嘴里咒出了一声：“这天公！

毒啊。

”一皱眉，把手上一盆红艳艳的污水，哗喇，哗喇，泼出了巷心上。

回过了头来打眼角里睨了孙四房一眼，说：“大热天，中午少吃酒哟，自己看看，那张脸啊青得像死人一样。

”孙四房脸一红，笑了，掏出那块花绢小手帕，敷了一敷额头上一片冷汗，一面看着隔壁刘老实把一块块门板嵌回了门口，归了位。

“这棺材佬，大白天，就收了市。

”青罗院门口，那个中年娼妇抱起了瘦伶伶两条胳膊，汗漓漓地挨倚在门框上，接口说：“今天什么日子？

六月十九！

坳子里的男人们都上镇来了，刘老实怕人看见了他老婆，会看坏的。

”孙四房听了，呆了一呆慢吞吞走到了对面墙根下，蹲在日影里，一口，赶着一口，好半天咳呕出了一肚子五加皮来。

“春红这婊子！

要人命。

”抖索索地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，这才撑起身来，低着头，走到日头底下。

满庭芳门子里静静走出一个白白嫩嫩的胖妈妈，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这大热天，穿上好一身的红绸

。只见她，热腾腾地端出了一碗加料猪油桂花汤圆，笑吟吟地塞到了春红手里。

“四妈妈！

今天大喜啊？

”春红接过了碗来，靠在门上，睨了她一眼。

那四妈妈一双吊梢眼睛水汪汪的，好半天却只顾瞅着春红脖子上，抓一块，咬一块，红红紫紫。

“这个老孙！

吸血的哟。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” 四妈妈一扭头就吃吃地笑了起来，骂出一声。

门口一个后生小子，二十出头，来来回回一路从巷口到巷尾逡巡了两遍了。

“小兄弟！

姐姐想你啊。

”那后生听了，身子一颤在巷心上呆呆地站住了，点了根烟叼在嘴里，慢吞吞，一步，一步，趑到了满庭芳灯笼下来。

春红端起那一碗猪油桂花汤圆，咬着碗口，啜啜，喝了口热汤，两只黑眸子眯啊眯的，笑嘻嘻地只管勾着他。

后生抬起了头痴望着她，一张黑脸膛慢慢涨红了上来，牙关一松，长长的一截烟灰抖落在衣上。

那一身衣裳粉浆得挺直，进城亮相来了。

春红瞅进了眼里，吃吃一笑，龇开了满口金牙，把嘴里含着的两颗雪白汤圆，突地，吐到巷心上。

“好兄弟！

姐姐疼你哟。

”腰儿一摆扭两三步抢到了檐口下，一抓手，撮下了后生嘴里的香烟，吸了两口，喷到他脸上。

后生摇了摇头，脚下一软踉跄到了满庭芳隔壁青罗院门口。

“原来是个还没见过世面的小坳子佬！

”春红一跺脚，咒了声，把那半截香烟掸到了地上，抬起脚跟，狠狠地踩磨了两下。

隔壁那个瘦挑挑的中年娼妇打了个响哈欠，早已抢出门口，不由分说，一把挠住后生的膀子，推进了门里。

跨过了门槛，她又探出头来白白的撩了春红一眼，笑嘻嘻说：“这个小兄弟啊年纪轻，不知事！

春红姐，饶了他一条命吧。

” “娘卖皮的！

胳膊骚。

”春红啐了一口，咬咬牙一屁股坐进了藤椅里，一口，一口，呆呆地啜喝着那一碗热油油的桂花汤。

满庭芳门子里那个老爹爹七十岁了，抱着一箱炮竹，佝着腰杆走出了门口。

“这天时！

热啊。

”老爹眯起眼睛来望了望县仓屋顶上那一颗日头，叹口气，把长长的一条红鞭炮挑上了竹竿。

春红眉心一皱，日头下，翻了个白眼。

“老不死！

一天到晚，只想放鞭炮。

”老爹歪着头，一字一字听进了耳朵里，也不作声，慢吞吞的走回了门口探出骨棱棱鸡爪一般的手，倏地，在春红脖子上，抓出了四条血印子。

“我刨了你，婊子！

吃饱了，嘴里漏风啊。

”棺材店两扇门板悄悄开了，刘老实穿着好一身喜气跨出了门槛。

春红眼角里瞥见了，豁唧唧地把手里的碗摔到了地上，翻起眼睛，望着县仓墙下一个坳子佬解开了裤裆背对着一巷的婊子，嘘，嘘，嘘。

“哪里来的野人！

棺材店门口，放尿。

”刘老实听了眼睛一睁，黑黑地看她一眼，把黄澄澄的一篮桔子掼到了地上，一声不吭，拉上门。

那算命先生捧着一壶热茶蹭了过来，眼上眼下，只管打量他。

“吃酒去？

”刘老实看了他一眼，提起篮子，低着头走出了巷口。

春红呆了呆，手一伸就往头上拔下了一根银发夹来，剔了剔牙，呸的一声啐出巷心。

“黑脸无常！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一天到晚蹲在棺材店里，刨棺材板啊，刨得老娘我心里发毛！

” “春红姐，噤声！

不要惹他。

” 算命先生端详着她。

“棺材佬！

死人。

” “春红姐，早晚阎王会出票来叫他拘了你去。

” “去干什么！

开窑子？

” “春红姐。

” “嗯？

” “你今年贵庚了？

” “龟公？

” “我说，春红姐，几岁了？

” “你老看一看。

” “二八。

” “唉！

没那个命。

” “看不出来。

” “三十三！

” “三十三？

” “老啦。

” “春红姐！

” “说啊。

” “三十三，乱刀斩哟。

” 隔壁青罗院那个瘦娼妇才送出后生，把一盆水白花花地泼出了巷心，笑嘻嘻，说：“你老别吓人！

这条巷子闹了几年鬼，昨天，黑天半夜，我陪着客人，那挨刀的口口声声说，他听见有一个人。

在县仓里面放开了喉咙大唱古城会认弟弟的关公！

” 一回头看见了春红家隔壁门口，檐柱上，贴着两张红招纸。

“请问你老，这上面写的两个字，是什么？

” “施棺！

” 算命先生背起了手，踱到巷上，出了神，瞅着那两张红纸黑字的招贴。

“四十多年了！

这是他们家的老规矩，年年今天，施舍几口棺材，一直施到七月十九，整整一个月啊。

” “偏巧就有人贪便宜，挑在这个月里，死了。

” 春红冷笑了一声。

她家那个老爹挂起了两条长鞭炮，弓着背脊咽咽哑哑抱出一把胡琴来坐到了门上，拉了拉。

头一歪听见了春红这个话，一泡口水，呸的，啐到她头脸上。

“今天什么日子！

” “好日子。

” “咒我死啊。

” “早呢，长命龟。

” “恶人刨的货！

客人上门来了，婊子，卖去啊。

” 春红一张脸刷地红了上来！

牙齿一咬，抖索索地站起了身，一把捞住檐口下探头探脑的坳子佬，漂着他的膀子，不声不响，蹬蹬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蹬揪进门里去了。

闹了一个下午，傍晚时分。

巷子对面灰落落一片瓦房子，那一团日头早已烧着了一般，待沉不沉的，落霞漫天。

满镇人家，炊烟四起。

整条万福巷四下里氤氲氲蒸出了一窝窝尿骚。

来来回回走动的闲人热活了起来，那些坳子佬尽挨挤着镇里人，睃睃望望，一张张黧黑的脸膛透着红，吃过了酒。

青罗院门板外那个瘦伶伶的娼妇站到了门槛上，一面小圆镜，捏在手心，翻起眼皮出了神似的，一笔一笔，描着眉。

镜子里，瞥见了那个给揪进门去的坳子佬冲撞了鬼一般，三脚两步，踱出春红家门口。

“我那弟弟！”

忙忙的，赶什么？

家里弟妇儿等着你回去放炮啊？

”一句话说得满巷子的闲人嘻嘻哈哈，笑作了一团。

那坳子佬，一扭头恶狠狠地吐出了一泡口水：“血虎！”

血虎！”

”煞青了脸皮，钻进人堆里去了。

“死人！”

”春红咬着牙一身大汗走出了门口，脸上补过了妆，紫油油的，两团胭脂。

隔壁门口描着眉的娼妇看了她一眼，笑嘻嘻道：“春红姐，你也该歇个两天了！”

瞧，你把人家坳子佬吓得见了鬼。

” “你描你的眉，说我什么！”

”春红绞起眉心，脸一沉，把手里一盆水往门口那一干闲人们泼喇喇地照头洒了过去，腰身一摆，蹩回了屋里。

隔壁一个娼妇送出了客，抹了汗，扣上衣纽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“春红那个肚皮啊也真争气！”

” “年底，刮了一次。”

” “年头又有了。”

” “有了吗？”

” “刮啦。”

” “哟。”

” “她家那个罗四妈妈，不知哪里去讨来了一碗汤，掐着她脖子，硬生生的灌了下去，流了一天的血啊，刮下来了！”

她家那个老爹爹鬼迷了心窍，拿了把铁钳子拨了一拨，瞧了瞧，血淋淋一个男胎子，成了形啦。

” “命哟。”

” “可不是！”

你看刘家那个小媳妇，这两年给她婆婆带着到处求神问佛，吃了多少香灰！”

不是命吗？”

屁也没放响一个。”

” “那个长笙，长得好，就是身子单了些。”

” “谁知道呢。”

” “嗯？”

” “谁知道！”

谁不会生？”

” “你说——” “你看那个刘老实他一天到晚骑在棺材板上，刨啊，刨的，谁知道他！”

”一条巷子的娼门，家家檐口下两根青竹竿挑起了长长的一条红鞭炮，各户的老爹和妈妈，忙忙碌碌钻进钻出。

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才一转眼，家家门前摆出了一张香案来，齐齐整整的供上两盘清果，两盅清酒。

巷西，一片天，红泼泼地亮了一亮，这当口就一点一点的沉黯了下来。

整条万福巷滴水檐下亮起了一盏又一盏水红的油纸灯笼，晌晚吹起的燥风里，有一晃，没一晃，只管兜荡着。

“要下雨了啦。”

”青罗院门口那个中年瘦娼妇送出了客，把一根鸡脖子咬啃在嘴里，叹口气，伸手往嘴上一抹，抹下了手背油腻腻的口红，瞅着门外一个小客人，笑了笑。

满巷子，人挨挤着人。

罗四妈妈捧出了一束长香，福福泰泰地穿一身红绸，跪到了她家门口那一张小香案前，沉沉静静的拜了拜，磕下头去。

拍了拍腰身，撑起膝头把一束香插进了香炉里，一抬头，沉下脸来。

“四哥，又吃酒了？”

”孙四房一脸酒气，笑盈盈，背着手，身后一字排开了四个花衫小泼皮，一窝狼似的。

“四妈妈，虔诚啊。”

”一个漂亮的小泼皮，十七八，笑嘻嘻转出了孙四房身旁来，拎起那半打五加皮，豁浪浪，放在手心掂了一掂，瞅着四妈妈把酒轻轻地搁到了香案上。

满庭芳那个老爹早就念起佛来，一毂辘把六瓶酒搂进怀里，头一钻，跑进了堂屋，一面走，一面喃喃念念的说：“又来闹酒了！”

又来闹酒了！”

”孙四房笑了笑，摇摇头掏摸出一块花绢帕子来抹抹手，眼睛一亮，慢吞吞蹭到了隔壁棺材店门前，觑着眼往门缝里张了张。

棺材店右邻，一点红，门槛上冷冷清清坐着一个老娼妇，笑了起来。

“刘老实他出门吃酒去啦。”

”“嗯？”

”“难得啊。”

”“这棺材佬！”

”“一天到晚老搂着一口棺材刨啊刨的，那两只眼睛哟，好像鬼火，勾勾的，在他老婆身上转过来，转过去，就怕我们巷里姐妹的胳膊骚会熏坏了她的宝！”

”“四哥！”

又吃酒了？”

脸青得跟死人一样，还流冷汗！”

”春红吃了晚饭，打着饱嗝，脸上红红的像喝过了酒，笑吟吟，跨出门槛来，手里一把蒲扇子只管拂着心口。

孙四房回头一看，呆了呆，一张脸腮的涨红上来，笑了。

一伸手，绞了绞，拶住了春红那一筒汗津津的肥白膀子，凑过脸去，哼一声，亲了两个嘴。

“吃了酒啊就想刨你这一身白油。”

”“死人！”

”“嗯？”

”“人家看着呢。”

”春红嚶唔了一声甩甩手，转身就走。

跨进了门，回回头，勾过了一只水汪汪的黑眸子来又撩了他一眼。

瞅一瞅，笑两笑。

泼皮们哈哈大笑簇拥起了春红，五六个人纠结作了一团，跌跌撞撞踹进了满庭芳门子里。

一条巷子从巷口到巷尾，香案上，氤氲氲氲地烧起了满炉子长香来。

各家的老爹和妈妈俩一脸虔诚，早已掂起了香支跪到了檐口下，静静地守望着巷口。

天落黑了，满巷子缭绕着清烟，悄没声息。

家家门口娼妇们送出了客人，呆了呆，把手里一盆水哗喇喇洒到了巷心上，抹了抹手，从香炉里拈出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一支香，撩起裙脚来就往妈妈身后拜跪下去。

整条巷子滴水檐下黑压压一片跪满了一家八九口子，手里一支长香，高高地捧举到了眉心。

巷口南菜市街上，远远地，传来了鞭炮声。

看热闹的闲人们，这当口，挨挨擦擦的早已纠聚到了娼家门前，伸长着脖子，歪着头，朝巷口那边盼望。

只听得噼噼啪啪，大街上仿佛放起了一把大火，漫天鞭炮一路点了起来，越传越近，愈响愈密。

转眼间，那一片鞭炮一蓬蓬一簇簇飞烧到了巷口。

满庭芳门前那一个十六岁的小娼妇，叫秋棠的，一声也不吭，从四妈妈身后倏地蹿了出来，两三步，跑上了巷心。

只见她高高地举起了香支，膝头一软，整个人趴到了青石板路上。

“我刨了你！”

小阿姨。

“她家那个老爹龇着牙骂出了一声，佝起背来，追出水檐下，一把绞住了秋棠的头发，左右开弓，气咻咻地搥了两个嘴巴子。

满巷的坳子佬，镇里人，看得呆了。

“我刨死你啊。”

老爹一咬牙，抬起脚来往秋棠腰身上狠狠踹了两脚，拖尸一般，揪回了满庭芳门下。

一窝十二三岁的小光棍子打起赤脚，鼓噪着，满街放起了花炮闯进万福巷口。

“迎观音娘娘！”

迎观音娘娘！

“刹那间，一条巷子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，漫天飞进的血点子里，六座八抬大轿，黑魆魆，金光灿烂，倏地闪进巷口。

四十八个抬轿的男子汉喝醉了一般，打起赤膊，一头走，一头蹶着跳着，哼着嘿着。

满巷鞭炮雨一串一串四面八方洒了过来，四十八条骨嶙嶙黑油油的肩膊上，绽开一朵朵一毵毵红艳艳的炮花！

好一片星天。

看热闹的男人们，老的少的密密层层地早已站出了娼家水檐下，探出了脖子愣瞪着，一片声，吆喝起来。

那郁老道士，六十开外的老人家了，搽起一张白脸，披上了一身血滴滴的黑缎子道袍，蹑蹑跚跚，踉踉跄跄，绕着神轿满场子只管兜个不停，忽然，一个翻身，蹿上了第一座神轿。

只听得他长长地叹出了一声，星空下，剥开了胸膛，反手一铗，把冷森森的一柄七星剑攥进自己心口。

看客们歪起脖子，张着嘴，看得痴了，瞅着那一蓬蓬鲜血从他心窝上标冒了出来，半晌，才哄然喝出一声：“好！”

“四十八个轿夫不瞅不睬，低着头，踩着炮花，跳得越发癫狂了。

汗淋漓的肩膊上，六座神轿，头尾相连一条黑花大蛇似的只管抽搐着，晃荡着，浑身上下像打起了冷哆嗦，朝着巷心一路冲撞过来。

满巷子烟烟茫茫，炮花中，水檐下，一排娼家的圆灯笼红幽幽地抖荡了起来，只见神轿顶上那三十盏琉璃灯火忽前忽后，倏上倏下，窜动着。

棺材店门口，咿呀一声，长笙穿了一身白底水绿碎花的衣裳，低着头，走出了门来。

这长笙她手里拈起了三支长香，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檐口下，跟着她婆婆。

朝着巷心上送子观音娘娘的神轿门跪拜下去。

闹哄哄的一条万福巷，一时间，仿佛沉静了下来，星光满天。

这夜晚时分还听得见北菜市街上那一座磨坊五六座水车，喀喇喇，喀喇喇地转个不停。

看热闹的人眼睛一亮，呆了呆，一个传告一个，半晌，满巷子挨挤到了刘家棺材店门口。

刘老娘嘴里念起了佛，抖索索地，只等着那六座神轿给抬过来，婆媳俩拜一拜送子观音菩萨，许完了心愿就回到自家的屋里，锁上门。

## &lt;&lt;金陵春秋&gt;&gt;

娼家门口青竹竿又挑起了长长的一条红鞭炮，刹那间，漫天的炮花一蓬蓬噼噼啪啪重新绽放了开来。棺材店左右两邻，满庭芳，一点红，门口，娼妇们收敛起了脸色，沉沉静静地跪回了妈妈身后，举起香支。

四十八个轿夫哼唉唷一声缩起了肩窝，把乌鳊鳊的身子佝成了一张弓，顶起六座神轿，蹦一蹦，跳一跳。

蓦地里，蹶蹶跌跌踉踉跄跄一阵冲闯，观音菩萨给抬到了巷心。

那郁老道士挨靠在轿沿上早已自戕得性起了，索性剥光身，一回头，把红渍渍的一件黑道袍抖索得一片鬼影子似的。

看客们哄然吆喝出一声好来，剑光一闪，老道士反手一剑，朝着神轿里的白衣观音，悄没声息，那血潜潜的剑尖，噗的，没入了肚脐眼。

好半晌才翻起了白眼来，机伶伶地打了两个哆嗦，整个人瘫到了轿门上。

六座神轿索落落地起了一阵痉挛，漫天花雨，檐口下那一身水绿白衣裳亮了一亮，长笙早已站起了身，一回头。

孙四房，笑吟吟，站在棺材店门口。

春红捧出了一盆水来，满脸酒红，汗涑涑地往门上一靠，喘着气，一条水红睡袍粘粘涎涎裹住了她那一胴身子。

“死人！”

” 喘回一口气，抱起水盆子摇摇晃晃走到了檐口灯笼下，把满盆子的水，溅溅泼泼一片水花洒出了巷心。

看热闹的男人们，闪着，躲着，一口一声笑骂起来。

“老阿婊！”

” “欠刨啊？”

” “今晚迎过了神——” “我来刨你！”

” 春红不瞅不睬，把水盆豁啷啷摺进了门里，伸手只一拨，拂开了脑门下湿答答的一蓬刘海，拈起一支香，挨着她家罗四妈妈拜跪了下去。

咬一咬牙，不知怎的忽然心里一酸，扑簌簌的流下两行泪水。

那四个花衫小泼皮扣着裤头，抹着汗，笑嘻嘻跨出了满庭芳门槛来站到水檐下。

十七八岁的漂亮泼皮掸了掸衣裳，勾过眼睛，笑开了，瞅了孙四房一眼。

“四哥！”

” “哼！”

” “谢谢啦。”

” “都刨过了？”

” “刨过了。”

” “好不好？”

” “好！”

” “好什么？”

” “刨了块好板。”

” “春红这婊子！”

要人命。

” “四哥，喝多了。”

” 孙四房吃了一天酒了，脸上泛起青来，膝头一软猛打了个踉跄靠到了棺材店门上，抹着汗，喘着气。

巷子里迎了一个钟头的菩萨，夜，也深了，镇心吹起了风，嘘溜溜空洞洞一阵响过去，檐口下那一长排娼家的水红灯笼，恹恹地，有一下，没一下，好半天只管晃荡着。

整条万福巷早已烧成了一片，噼噼啪啪，烟烟腾腾地，满天里，亮晶晶的星星。

家家门口青竹竿挑起的长长一条鞭炮，烧了大半了。

孙四房回过了头，眨一眨眼。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“刘家小媳妇！”

我想你啊。

”长笙一张脸，煞白了。

檐口下刘老娘一步蹿了上来，嘴里骂着，一抬手，三支长香对准了他眉心红通通地直戳了过去。孙四房，发起了酒疯。

“棺材婆！”

惹我上了火，刨了你媳妇。

”脚一抬就把那刘老娘硬生生踹回了檐口，抱住了长笙，板起脸来，灯笼下，看得痴了。

“好妹子！”

你男人不会生儿子，你就向我借种吧，求观音菩萨，做什么？

”刘老娘趴着又蹿了上来，孙四房一脚把她老人家狠狠地踹翻了，捞起长笙。

两扇板门，砰的，合上了。

四个泼皮笑嘻嘻一字排开，堵住了门口。

“四哥他——” “行！”

” “好日子。”

” “刨上了一块上好的板啊。”

”巷心上那四十八个轿夫低着头合起了眼皮，醉了酒一般，踮着，跳着，哼着嘿着。

观音娘娘，穿起了一身雪白的衣裳怀抱着个小娃娃，暧昧地，笑着，只管低垂着眼睑，端端正正坐在一蹶一跳的神轿里。

刘老娘一步一步到了棺材店门口，抬起了头，星天里，纷纷纷纷一片炮花，只见一张张脸孔愣愣睁睁地瞅住了她。

老人家抹了抹眼，满巷子一张张脸孔望了过去，闲人，十门子的娼妇，算命先生。

那郁老道士忽一声吆喝拔出了肚脐眼里的七星剑，一标血，溅了出来，红泼泼地喷洒到了身前两个轿夫汗涔涔的肩膊上。

只见他一个枯老的小身子，刹那间，起了一阵阵痉挛，回身一趴整个人伏到了轿门口，抖索索，打起了寒噤。

满庭芳门前那个小娼妇倏地又蹿出了檐口来，一甩手，挣脱了她家那个老爹，发了狂似的就打起赤脚跑上了巷心。

春红愣了一愣，抹抹眼，撂下手里一支烧红的长线香，不声不响，撩起裙脚。

一转眼，五六个巷里的姐妹淘追出了巷心，往石板路上一趴。

带头的八个轿夫沉沉地呻吟出了一声“唉——唷——”，弓起了腰来，顶着白衣观音，一脚，一脚，踩过了娼妇们身上。

水檐下看迎神的人早就睁红了眼，嘎哑着，喝出了声彩，一串一串鞭炮点了起来，火花四迸，四下里炸出了巷心。

第二座神轿黑魆魆金漆雕花，只管冲撞着，踮踮着，哼哟，嘿哟，踹过了静静趴伏在巷道上的一窝娼妇。

等到六座八抬大轿都踩过去了，整条万福巷早已闹翻了天。

看热闹的人呛着，咒着，满巷炮烟中只见神轿顶上那三十盏琉璃灯，鬼火一般，飘飘忽忽，朝巷尾那一头隐没了。

北菜市街上，早已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。

第二天，六月二十。

下午两点多钟了，那一辆破骡车才踢踢踢慢吞吞拐进了万福巷口。

县仓墙脚那一条臭水沟，日头下，曝了一个上午，蒸蒸腾腾的孵出了一窝窝青头苍蝇来。

只听得满巷子嘤嘤嗡嗡，苍蝇们吸嗅到了血气，一窝赶着一窝，发了狂，四下里兜转个不停。

那个收破烂的肩扛着扫把抱着簸箕攀下了骡车，揉揉眼皮，望着满地鞭炮花屑，好半天，发起了愣。

一条巷子，家家娼门东一咿呀西一咿呀，这晌午时分门才打了开来。

娼妇们披上了一条粘粘腻腻的水红睡袍，打着响哈欠出屋来，靠到了门上，刷着牙，有一句没一句说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起家常。

“挨刀的坳子佬！”

“看了迎神。”

“发了骚。”

“一头头猪哥，叫起春来了。”

“磨得人——” “一个晚上都没睡觉。”

“那一身臭哟。”

“叫人呕。”

“胳肢骚。”

那算命先生手里捧着一部脱了线的西游记，一边看着，一边踱起方步来，慢吞吞的踱到了一点红门口，抬了抬眼皮，悄悄的朝隔壁棺材店睨了一眼，摇摇头。

收破烂的，扫起了一簸箕鞭炮花屑随手一撂，纷纷扬扬的一片，泼到了车上。

赶车那个骂了声，拨了拨脸。

“我刨了你妈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又把阿姨用过的草纸扫拨到我头上。”

“车下那个愣了一愣，支起扫帚，夹在胳肢窝下，呆呆地守望着棺材店门口。”

“怪事！”

下午两点多了，刘老实还不开店门。

“赶车的吐出一泡口水，没好气，说：“他老婆，今天大清早，上吊死了。”

“车下那个猛一回头瞅住了他：“大吉利市！”

“赶车的脸一红，吃吃地笑了起来，好半天。”

“我说了吧，昨天晚上看完了迎神，一身火，熬不住啦，跑到满庭芳刨了秋棠那小阿姨，大清早，走出门来，看见刘老娘呼天抢地的跑到巷口叫人。”

“车下那个听了，出了神。”

第三天，六月二十一。

中午时分，骡车踢踏进了巷口。

那收破烂的抱着两刀金纸攀下了车，抖索索地蹲到棺材店门口，水檐下，一张，一张，点火烧化了上来。

红汹汹的火舌，白花花的日头。

“大热天，烧什么纸！”

“赶车的呸了一口，蹦下车来，摸着脸赅赅赅赅走到了满庭芳门前，灯笼下探了一探头。”

“春红这老阿姨！”

两天了，没出屋来站在门口。

“想你姐姐啊？”

“青罗院门前那个瘦伶伶的娼妇送出了客人，一盆水泼出巷心，眼角里睨了他一眼，接口说。”

赶车的，眨了眨眼。

“两天啦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又给客人刨坏了？”

“刨！”

胡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当心！”

刘老实听见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春红，她——” “给睡坏了？”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” “春红哟，这下给踩坏了！”

” “嗯？”

” “迎神那晚，春红不是发了酒疯吗？”

一把鼻涕，一把泪！

想不开，跑到了巷心上，叫那四五十个抬轿佬扛起了六座大轿，一脚，一脚，轮流着就在她背上踩了过去！

铁打的人啊？

这两天她不是躺在屋里吗？

满身起了火泡。

” “什么事！”

想不开。

” “命哟。”

” “那一身白膘！”

” “踩烂了。”

” “可惜。”

” 到了第四天，六月二十二。

两个垃圾佬甩起了皮鞭赶起了骡车，泼喇喇，一阵风似的拐进了万福巷口，听见满巷子哄哄传，孙四房落了网。

赶车的，一泡口水呸地啐到了巷心上，摇了摇头。

“没什么大事！”

强奸良家妇女么？

坐个三五年，也就出来了。

” “说得准？”

” “等着吧。”

” “嗯？”

” “明年今日，在镇口，等孙四房。”

” 这一天刘老实开了店门了，一早起来就跟往常一样两脚跨到了棺材板上，一前一后，剗——剗——剗——刨起了木头。

嘴里一根烟，低着头，不声不响。

那刘老娘一大清早一个老人家跑出了巷口，耸起满头花白，佝着腰，觑着眼，指住了过路的人一口一声：“天雷打！”

” “天雷打！”

” 诅咒了一天。

晌晚时分，一条巷子来来回回睃望的闲人们渐渐热闹了起来，刘老实还把店门敞着。

一镇的人家，起了炊烟。

刘老实跨下了木头，撂了烟，收起刨子，把板上那一片香喷喷的桧木刨花屑扫了两扫，支起脚来，呆呆地蹲坐在一副新鲜棺材板上，抱着膝头又点起了烟。

两个坳子佬，门外，笑嘻嘻探进了脸来，张望着。

好半天，刘老实忽然眼睛一睁跳下了地，走出店门口叫住了那两个坳子佬，请进门里，把新上漆两口红滟滟高头大棺，哼哼嘿嘿，抬出了水檐下。

一转眼操出了明晃晃一把菜刀，叼着烟，悄没声息，闪进了隔壁门里。

灯笼底下晃荡的闲人们中了蛊一般，看得呆了。

一条巷子，静沉沉的。

不知谁“唉——咦”了一声，柔柔，惨惨，梦魇里沉沉的一长声叹息似的，满巷人潮，黑压压，登时起了一阵波涛，喧喧腾腾地涌了过来堵住了满庭芳前门。

两个坳子佬的脸膛晒得黧黑黧黑的，煞白了，扒着门，伸长了脖子。

血光一闪，幽幽地，水红灯笼下一条身影蹦出了春红家门口。

## &lt;&lt; 金陵春秋 &gt;&gt;

只见刘老实叼着烟操出了菜刀，一双血丝眼睛愣睁着。

青罗院的那个中年瘦娼妇扣着衣纽送出了客来，手里一盆污水才要泼到巷心上，猛一回头。两张脸孔，檐口下，打了个照面。

“杀人哟——”刘老实呆了一呆，拎起血刀，头也不回穿过了那层层一叠叠的闲人，往巷口走了出去。

他那个七十岁老娘，这会儿，还站在巷口三岔路上指指点点诅咒路人，看见儿子一身带血从巷里蹿出，啊的一声痛哭出来。

老人家那膝头一软当街就跪下了，抱住他的腿肚子，口口声声，只说：“莫杀人！莫杀人！”

刘老实听了，叹口气，睁了睁眼抬起脚后跟轻轻一挑，把他老娘给蹬翻在路上。

刘老娘老眼昏花抬起了头，看见了儿子身后一张张闲人的脸张开了嘴巴。

“莫让他杀人！”

莫让他杀人！

刘老实早已跑上了闹哄哄的南菜市大街，十来刀，砍破了门，灶头下揪出了孙四嫂，一刀，捅进了心窝。

拔出了血刀，拎在手里，刘老实一声不吭穿过了大街，拐进宫保巷口。

那一条后街小巷，穷门，小户，四五十家傍晚时分黯沉沉的，只见三两家人还蹲在门口扒吃晚饭。

刘老实提着菜刀穿过了巷子，早已红了眼，踉踉跄跄的转上北菜市大街。

满街看热闹的人，乱哄哄，一路追上来，看见那凶神一头栽倒在镇公所门口，愣了愣，一哄四散了。

刘老实，发了疯。

刘老娘把棺材店锁上了，两张红招纸，也揭了。

她老人家找来了一截六七尺的大红洋布，把衣服细软打成一个小包袱，背在身上，一天清早走出了万福巷口，顺着南菜市街，出了镇。

孙四房押送到省里坐了一年牢，买通出来，两条腿早给打坏了。

四个花衫小泼皮，不见了人影。

南菜市街上，孙家那片祖传四代的绸布庄变成了凶店，开了两天，没有客人上门。

孙四房一把锁，歇了业，在镇口河坝下买了一幢老屋子安一安身。

每天晌午，慢吞吞蹭蹬到绸布庄隔壁祝家茶店，靠门一张台子后挨坐下来，不声不响，望着对面对面县仓门口大日头下那株孤伶伶瘦楞楞的楝子树。

有一天半杯茶没喝完，一抬头，猛然瞅见，树下坐着一个人，打着赤膊，怀里一件破衣翻过来又翻过去，寻拨着什么。

孙四房呆了呆，正要起身，忽然天顶打起了大雷，一阵日头雨，滴滴答答，洒了下来。

那人一睁眼，胳膊窝下捏出了一只跳蚤，拿在手里入神地端详了半天，一脚，踩死地上。

孙四房慢慢喝完了最后一口茶，撑起了身，向祝家妇人借了一顶斗笠往头上一罩，走出茶店。

他低下了头来，缩起肩窝，迎着那一团水濛濛的日头一步一蹭蹬的，朝镇口，河坝下老屋，走下了长长的一条南菜市街。

孙四房出了牢回到金陵镇，那一天下午，祝家妇人看见他瘸进了店门来，笑嘻嘻的端上一杯热茶。

“四哥回来了！”

这一向您发福啊。

孙四房落了座，只听得豁浪浪一声，一杯茶溅溅泼泼地推到了他鼻下。

“万福巷里，又闹了鬼哟——”祝家妇人勾起了眼睛，冷冷地，瞅着他眉心上，迎神那晚，刘老娘手里一把香支戳下的红莹莹三颗香火印儿，半天说，“听巷里的那个罗四妈妈说，天矇矇亮，长笙穿了一身白底碎绿花的衫裤，挽个菜篮子，一个人走出了棺材店，巷里，巷口，来来回回的走动！”

几个过夜的男人，天亮出来，也看见过她呢。

孙四房呆了呆，啜口茶，慢慢回头看了祝家妇人一眼，又转过脸去凝望着满街好一片天光，白花花，人来人往。

<<吉陵春秋>>

祝家妇人又摇摇头，一张圆白脸膛笑开了。

“等人哟。

” “嗯？

” “长笙！

” “她？

” “每天大早，等人哟。

”  
.....



## <<金陵春秋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总算盼到了一本真正好的小说。

《金陵春秋》像一颗坚实灿烂的宝石，在一大堆玻璃珠、塑胶珠中沉静地闪着幽光。

——龙应台  金陵镇是一个罪恶之城。

中国底层文化的道德传统置淫于万恶之首，万福巷的妓院正是万恶之渊。

刘老实的棺材店偏偏开在妓院的中间，像是死亡对生命之大欲的嘲弄。

刘老实跨在棺材板上刨木的姿势，与嫖客的姿势互为蒙太奇。

他的年轻妻子长笙，白嫩的身躯裹着白衣，在这万恶之巷里成为污泥中的白莲，却逃不过被染的命运。

李永平语言最具特色，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，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，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。

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、生硬、冗长，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，长短相宜，活泼而有变化。

——余光中  李永平是当代台湾文学传统中，从原乡到漂流，从写实到现代，最重要的实验者。

他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在在引人瞩目。

——王德威  李永平是真正读书甚多的学术中人，他近年中译西方文学作品亦很有成果。

以他的学识、才情，和已可自信的写“大”书经验，该是悠然走出雨林记忆和台北黯夜的时候了。

——齐邦媛

## <<吉陵春秋>>

### 编辑推荐

“吉陵”是个象征，“春秋”是一则寓言。

无数的吉陵接壤，就是中国 当代华语名家李永平 一鸣惊人代表作 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的当代经典 王德威、龙应台、齐邦媛、刘绍铭、余光中、颜元叔 推荐

<<吉陵春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